



香港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 各界支持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扬正气、祛妖狼”的集会游行，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放纵所谓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以多种流氓手段侵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以及教唆“食环署”假借执法为名，不断强力侵袭多个法轮功真相点、抢掠真相横幅与展板等迫害行径。

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针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所举行的大型抗议活动。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呼吁民众支持正义的声音，并将梁振英的恶行公布于世。

下午一时，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吹奏“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送宝”等雄壮军乐的

前导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港岛区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等港岛区闹市，浩然正气而又祥和理性的游行队伍，穿越港岛闹市主要街道，沿途吸引广大民众以及游客围观与关注，不断有人拿起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画面。

围观群众中不乏大陆游客，有的表示：“有点震惊吧！国内没见过。”有的则说：“好多东西是无法想象的不一样，象这种东西在那边是完全见不到的……。场面非常有秩序。”有的向沿途派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支持你们。”更有不少人把握良机，办了“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

游行队伍于下午三时抵达金钟的政府总部，在总部前广场举行集会。香

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指出，自去年六月十日开始，香港青年关爱协会（青关会）持续以张挂诬蔑攻击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横幅及标语、语言辱骂、肢体挑衅、遮挡包围、高音喇叭恣扰、构陷诬告等多种流氓手法，疯狂侵扰法轮功多个真相点。

直到今年四月，在巨大的民愤下，青关会的劣行一度稍有收敛，但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又以所谓执法为名，不断强行没收、抢掠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展板，公然践踏法轮功学员的合法申诉权利与言论表达自由。

简鸿章说：“持续一年来的青关会和食环署对法轮功学员的侵扰，特首梁振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泽民大内总管曾庆红悉心栽培成为香港红色代言人的特务，涉足红黑两道，追随江派的指挥棒在香港搅局，在法轮功问题上捆绑中共高层。说白了，梁振英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走狗。”他呼吁香港各界民众，包括建制内的公职人员，一起伸张正义，制止梁振英黑帮祸港，以免今日的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成为明日香港的处境。简鸿章并且正告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录影发言谴责梁振英的恶行，要求梁振英下台。◇

爸爸冤死未昭雪

【明慧网】秦海龙的童年是在泪水、艰辛、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秦海龙曾说：“没有爸爸的童年，快乐是那么的遥远！”法轮大法神奇地治愈了秦海龙姐姐的不治之症、家庭变得温馨和睦了。十四年里，爸爸妈妈坚信法轮大法多次深陷冤狱，爸爸秦月明失去生命。为给爸爸申冤秦海龙与妈妈遭绑架被非法劳教，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恐怖的气氛让我无法呼吸，我想念我的姐姐还有妈妈，还不知道妈妈在哪？渴望回家，更渴望自由！”以下是秦海龙的自述。

一、修炼法轮大法后，顽疾

女儿炼狱受摧残

康复，家庭和睦

我叫秦海龙，今年二十四岁，家住伊春市金山屯。我姐姐小时候不幸患上乙肝病，无法上学。四处求医病情未见好转。一九九七年的七月，有人向爸爸介绍了法轮功，爸爸带着姐姐去了炼功点。修炼后不治而愈。到医院检查，医院大夫惊讶问：“病是怎么好的，这也太神奇了！”爸爸回答：是炼法轮大法炼好的。医院的大夫说：这功法太好了，你们回去后接着炼。爸爸原来喜欢喝酒，喝完酒后就摔东西，自从爸爸修炼法轮大法后戒了酒，暴躁的脾气变得温和了。

我小时体弱多病患有肺（转下页）

(接上页) 炎, 修炼后病秧子成为健康的小孩, 邻居们很羡慕我们家, 他们都说这法轮大法真好! 你看他们这一家四口多幸福啊, 其乐融融!

二、没有爸爸的童年, 快乐是那么的遥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氏流氓集团开始无辜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伊春市金山屯区公安局恶警王喜等 5、6 个警察把爸爸绑架到公安局非法关押两个月左右。那时我只有十岁, 姐姐十二岁。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爸爸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伊春市劳教所迫害。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金山屯区公安局十多个警察王喜、齐友、罗雨田、康凯等人闯入我家绑架我爸爸和妈妈, 绑架妈妈时, 姐姐抱住妈妈的腿不撒手, 康凯一脚就把姐姐幼嫩的小手踩在了脚下, 姐姐疼得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 暴打一顿十五岁的姐姐被四个警察拖上了车。

我们家桌子上的一大堆钱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让这些劫匪抢走了, 当姐姐获得自由后, 已经被折磨得消瘦了许多, 和姐姐相依为命。

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年, 妈妈被非法劳教两年。我和姐姐被叔叔、姥爷接回了山东老家去上学, 农村很穷。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听信了邪党对法轮功造谣宣传, 对我们家不理解, 不给拿钱上学, 姐姐只上了一年的学后, 被迫休学, 不愿给我拿学费, 两年后我只好被迫休学, 十五岁的我瞒着家人出去打工了。

妈妈回来我和姐姐还有妈妈终于团聚了。二零零三年七月, 妈妈再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我和姐姐离开家, 到哈市打工, 积攒点钱, 去劳教所探视妈妈爸爸。

三、为爸爸秦月明申冤, 遭绑架

妈妈回来后, 还有一年爸爸就回来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我们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爸爸去世。看到了爸爸的遗体, 爸爸痛苦的表情, 让我觉得爸爸一定有冤情。

八个月, 我们和姐姐妈妈从佳木斯市检察院一直上告到哈尔滨省高法, 省高法给立案, 无数次的奔波, 希望爸爸的冤情能早日得以昭雪。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和母亲绑架后劫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



秦月明一家四口人

守所, 两个人硬把我的衣服扒光。

她们把我的棉袄抢走了, 我只穿着一件被撕破的小衫。冻得我瑟瑟发抖, 根本无法入睡, 我拒绝背监规, 被罚坐在冰凉水泥地上, 看守所里吃的是看不见一点油的白菜汤和馒头。

四、人间地狱——哈尔滨前进劳教所

非法关押第三十七天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劫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迫害。强迫我写“三书”, 教导员周力帆恐吓我, 我隔着玻璃看见王敏正在毒打法轮功学员, 电棍电得直响, 拳打脚踢。每天在三楼强迫我码坐在小板凳上, 不准说话上厕所等一切人身自由。一个多月, 我被分到一大队和妈妈在一起。一个月后, 我和我母亲被王敏骗到二大队。

“六一零”处长顾海派四个人, 她们曾经学过法轮功, 被洗脑后助纣为虐, 成为“六一零”的帮凶, 参与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她们是: 宋宝君(五十三岁, 曾是教师, 家住哈尔滨市)、王梅(五十岁左右, 家住哈尔滨市)、于景之(五十八岁, 家住哈尔滨市)、周合珍(六十二, 家住五常市)。逼迫我看那些造假的录像片, 我被封闭了二十多天, 吃饭不准去食堂。因为快过年了, 她们就走了。

年后, 省“六一零”又派这四个人, 对我和母亲再次进行隔离二十天左右。每天她们给我们灌输谎言, 混淆视听, 说的都是些歪理, 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最终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撤诉”, 对爸爸的死因不再追究。

前进劳教所科长杨国红和恶人宋宝君强迫给我看杀人的恐怖片。她们就逼着我看, 脑袋里被灌满了恐怖片, 我每时每刻都在恐慌里煎熬, 前后共四十多天的精神摧残, 省“六一零”隔一段时间就来人逼迫我们, 妄

图让我们放弃为爸爸申冤。

白天我们被强迫做奴工: 糊纸盒, 我刷乳白胶, 气味特别刺鼻, 吃的是冻大头菜猪食味, 八个月的非法囚禁,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我身体高压不到九十毫米汞柱, 低压不到六十毫米汞柱, 一直闭经。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下午, 在车间做奴工。杨国红三个人强迫我们按手印, 伪造证据。我不配合, 队长吴宝云和警察付丽红拽着我的手, 强行让我按手印, 晚饭后吴宝云指使恶警付丽红, 带着刑事犯盛利美、周凤云、马利梅、巴利燕, 把我拖到地上拖着走, 把我的内裤磨破了, 我的腰部背部磨出血, 我高喊: 法轮大法好! 她就大打出手, 边打边拽我。恶警付丽红一把就拽住我的衣服领子把我吊起来, 我被勒得无法呼吸拖到大队门口, 我被拽到二楼队长办公室, 队长吴宝云拿着电棍唆使这些犯人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手背过去, 强行按上了手印, 想给我加罪名, 我拿过来那张纸, 撕掉了。队长吴宝云魔性大发, 拿着电棍就来吓唬我, 对我一顿拳打脚踢。又要强行把我劫持到三楼继续对我行恶, 我的腿全被踢黑了。

我脖子被勒出了两条紫色印, 头上有两个大包, 身上多处青紫发黑, 八月十七日上午, 大队长霍淑萍让我按手印。我拒绝, 她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 对我拳打脚踢, 随即拿起大电棍就狠毒地打我, 用电棍电我, 电我的后背, 大腿身上多处, 我痛得情不自禁地大叫。她咆哮: “今天你必须按手印, 就是把你的手电残废了也要按。”

八月十八日接见日晚上, 队长吴宝云威胁我给大队长霍淑萍赔礼道歉, 我被罚站一个多小时, 才让睡觉。二零一二年的冬天下完雪后, 周力帆、霍淑萍、刘畅强迫我们出去扫雪。每次扫完雪, 我的手都被冻僵了, 一点知觉没有。一年半非法关押在这座人间地狱, 我亲身经历了灭绝人性的折磨, 我身边有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有的人身体被毒打致残。由此可想而知, 我的爸爸生前遭受的折磨远远大于此, 无论怎样艰难, 我更加坚定为爸爸申冤的路要走下去, 直到爸爸的冤案得以昭雪。◇